

女皇 武则天

林语堂



女皇武则天

林语堂

——唐邻王回忆录



林语堂(1895—1976)，福建龙溪人，现代著名作家。曾留学欧美。先后任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教授等职。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《论语》等杂志，提倡“性灵”小品文，为“论语”派代表作家。后长期在美国、新加坡任职，定居台湾，病逝于香港。他一生著作颇丰，主要作品有《翦拂集》、《大荒集》以及用英文写作的《吾国吾民》、《京华烟云》、《红牡丹》等。

《女皇武则天》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文学传记。作者从智能犯罪的崭新角度，依据新旧唐书资料，生动地刻画出这个古今中外少有的女人的一生：她以妖冶风流的姿色成为两代君王的宠妇，又以险诈诡秘的宫廷谋术当上皇后，最后夺取了皇位，成为中国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女皇帝。她在位二十年，粉碎传统，创始改革，但又纵情声色，杀戮唐室文武大臣，晚年的荒淫败德使她执政时惊人的才干黯然失色，终于被赶下台。

本书以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张振玉先生的译文为基础，校改排印。

女皇武则天

Nühuang Wuzeti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3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插页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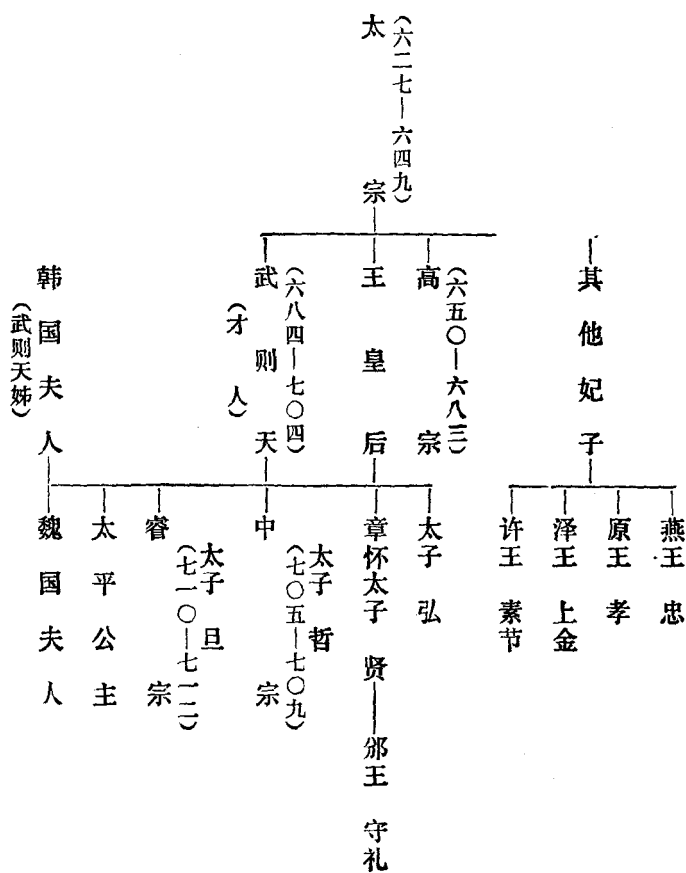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6,000

ISBN 7-02-000806-2/I·807 定价 2.25 元

初唐系统略图

(括号中数字指在位年代)



在已往的几十年间，残杀纷乱，诡诈争夺，大唐皇室几近中道沦亡，真使人肝肠痛断。现在我要把那些年的记忆写出来。

岁月已过了二十四年，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，国泰民安，我等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，再享荣华。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，亲身经历那些年头，真觉得往事如恶梦一场，几乎无法相信那是真的。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璆也蒙上天嘉佑，得以倖全。在当年一次大杀戮中，他父亲与我父亲同时遇难。璆为人仁厚，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。他也是早丧父母，孤苦伶仃，饱受恐怖饥饿之苦，在海南孤岛之上，在炎热的灌莽丛林中，徘徊踟躅，寂寞凄凉，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，连姓名也蒙羞带垢。他的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，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。近来他常和我把杯共坐，谈论惊人骇世的祖母则天武皇后。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为敬仰，颇引以为荣，正如我对先父一样。他父亲和先父太子贤同时摄政在朝，都是一代通儒。但学问地位又有什么用呢？他父亲身受绞刑，先父被迫自缢。今日我俩追谈往事，心情就像孤舟自海上的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一样。

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，如果她是个娼妓怎么办？在皇室里，连当今玄宗皇帝在内，对祖母的子侄虽不讳言他们的背逆，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。说话中偶尔提到她的名号，大家就立刻肃静下来，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。不过，我对

这件事并不太拘谨，因为她是否是我的祖母，是很可怀疑的。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姐韩国夫人所生，不是武后所出，此点以后再交代。

现在，我要先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。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机先的能力。今年四月，天气晴朗干燥。有一次玄宗皇帝皇之兄岐王来访，我当时微微觉得不舒适，心绪不畅快，便说：“我敢说天要下雨了。”果然，才过了半天工夫，天就变了，大雨倾盆，一连下了十几天。另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对岐王说：“不久天就要放晴了。”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，岐王不信，我说：“你相信吧，没错儿。”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。岐王把这事告诉皇帝陛下，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皇上问我是不是，我说：“我并没有道法仙术。只是年轻时幽禁在东宫，一年之中总要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。当时陛下年纪尚小，还不记事。后来我伤疤虽是好了，但留下了病根，天气阴暗，就浑身彻骨疼痛，天要放晴就觉得轻快些。不过如此而已。”我还补了一句：“这得谢谢祖母她老人家的恩典哩。”不料空气骤然紧张起来，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。

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这么拘谨。皇上对我很诚挚，就像对他的诸弟兄一样。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亲自带兵进宫，突然袭击，才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，扑灭了余党。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、武三思呢？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，他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拦，那时武氏还权倾一时，气焰万丈。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：“你好大胆！这是我们的祖庙，李家的祖庙？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。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错——这又何必呢？无论如何，我如果不把祖母武后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十分奇特的行为举措，以及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

业，坦白忠实地写出来，那么，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得写了。

时代已经变了。武氏宗族已成过去，虽然还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，但毕竟已经埋葬了，完结了。当年一提到祖母，我们就心惊胆战，如今追忆起来，她不过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，已然消失了。有时候，她的暴乱奢侈，她的刚愎自用，看来甚为滑稽可笑。她爱生活，但生活对她不过是一种游戏，一种争权夺利的游戏，她玩得津津有味，至死不厌。但是，到头来，她所选择的 game，在这个顽强任性、固执己见的妇人的玩弄下，并不像一段正常的历史，倒很像一出异想天开的闹剧。她当然是想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、最伟大的女人；她所以失败，这决不是她的过错，她的武氏家族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，一半的个性，一半的政治才能。

现在我清闲无事，写下一些往事的回忆，正好使我有事可做，这既是值得做的事，我又觉得胜任愉快，对我一定很有益处。我当然不敢奢望写出一部像先父所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《后汉书》注，要藏之名山，传诸其人；我只望据实写出我当年经历过的那些人的秘史和值得记忆的故事，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。关于我自己的话，就到此为止吧。

二

大唐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24年），在秀丽的终南山中那座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。那座行宫是祖父避暑的宫殿，与长安有一条溪谷相通。那溪谷风光佳绝，清流横贯其中，清澈见底，潺湲成韵，自山峦间泻下，流往长安南郊。南郊珠江湖一带，别墅山庄，栉比

鳞次。终南山再前行，并入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。终南山在长安附近，高出长安城约有一千尺，自为一片平原，隐僻幽静，别成天地。终南山这所行宫，构造简单，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，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成。太宗皇帝的作风一向如此，以大唐一代开国君主之尊，宫殿楼台，决不求其辉煌壮丽；他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，稍加修补，已觉称心满意。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年中，兵祸连绵，庶民饱受荼毒，贫困未苏，如大兴土木，必增税收，绝非造福百姓。在皇宫中，他确曾饬建凌烟阁，但那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，因为他们多年保驾，东征西战，奠定邦国之基，使百姓重享太平。太宗皇帝极重道义，修建凌烟阁，纯属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故友，把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，一则借以庆功，二则以志他们对国家和对太宗本人的勋劳。

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，时轻时重，始终没有完全治好。他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，虚亏日甚，觉得大限之期已不远了。

太宗皇帝那年五十二岁，年过半百。他身为武人，臣素极健，对猛将谋士深仁厚泽，古今少有。他以天纵英才，领袖群伦，为人直爽而宽厚，臣子有过，必坦诚相告，自己有过，也令臣下力谏。太宗御下，英才贤士，济济一时，刚毅廉直，尽于朝政，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，文武百官亦无限敬君之意。也不知为什么，臣子虽众，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，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。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，不避石矢烟尘之险，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，又统帅诸将北征突厥，击溃突厥联军，向西拓边至土耳其斯坦，薄近里海；又曾遣将南下天竺，迫使西域藩国入贡天朝。太宗为人正直无私，平易近人，虽然虬髯如戟，可以悬弓，看似凶猛可畏，实则仁厚爱民，犹如赤子。

即此一点爱民之心，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。太宗皇帝深得民心，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，就注定了武氏梦幻的破灭。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。

太宗有一次驾临监狱，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处死的囚犯。他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？”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。太宗说：“我是你们的皇帝。我放你们回家。回家去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。明年秋天再来受刑。”

囚犯听闻，惊喜万分，都被释还家。次年秋季又回监狱就刑。囚犯以为罪有应得，都乐于就死，无所怨尤。在当年，一个死囚之定讞，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，再上诉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，由大理寺与皇家的门下省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。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，纯系一时的情感，自然不足为训。但是也可以说，这种可一而不可再的事，正体现出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真情。

太宗皇帝既已病危，便想到继承大统之事。太子是晋王治，在太宗驾崩后，由他继位为高宗。

太宗皇帝在家庭生活上并不幸运。一个心爱的公主几年前死去了，死时才三十六岁。他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惠之至，每逢大臣直谏触怒太宗，她总是支持大臣，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，劝皇上察纳忠言。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是太宗的良臣谋士，皇家的肱股，她却不许兄长掌权太重。当她病重垂危之时，有人提议要请皇上颁布大赦，借以感动神灵。她说：“不可以。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。人命都由天定。若是行一善就能延长数年寿命，我一生又未尝做过恶事；若是行善而不能修得寿数，祈祷又有何用？”临终之时，她遗命葬于山邱足矣，不必广筑陵寝，以省民力。她说：埋葬之义，只不过埋秽物，使不暴露于外而已。长孙皇后不愧是一个真知灼见

的贤德之女。有如此贤妻在旁，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。但不幸正当盛年，长孙皇后就染病辞世。他的贤德之名为后世景仰不衰，自非无故了。长孙皇后死后，太宗震悼万分。大臣劝慰他时，他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人都不免一死。不过，以前在危难之时，皇后始终在旁扶助，善进忠言。如今失去良友伙伴，悲痛难已，悲痛难已呵。”

长孙皇后死后，太宗竟大异于前。他沉溺于女色，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子，终难再遇了。嫔妃虽众，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。不久，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，年才十二岁，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。晋阳公主娴雅可爱，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，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。晋阳公主与太子晋王治两小无猜。有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，她竟哭了起来，以为再也不能相见了。在公主亡故之后，太宗的多愁善感全显出来了。一个月之内，他常常自己垂泪，不思饮食。臣仆请他用膳，他说：“我太爱这个孩子了，悲伤无法抑制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，对人民公正仁厚，作战英勇无畏，箭法如神，部下骁勇善战，使突厥人闻声丧胆，而在家中又如此温和仁爱。

三

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继承大统呢？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。太宗有十四个儿子，由十个母亲所生。长子常山王承乾，四子魏王泰，九子晋王治，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，三人都有立为太子的机会。但是好竹也

难免生恶笋，在后代子孙方面，皇帝也难免不如意。最初立长子承乾为太子，但他粗鄙无赖，与娼优变童为伍。有一次，他令朋友扮成突厥人，装做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，他自己躺在地下装死人，然后猛然跃起吓唬他们，以此取乐。皇上虽请国内名儒做他的授师，也无法使他进德修业。泰为第四子，最适宜立为太子，太宗也曾暗中想传位与他。泰长相英俊，为人端肃，有学问，善诗文，从各方面看，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。太宗让他住在邻近的武德殿，这是上朝的大殿，而且每月拨给他的花费也比其他皇子都多。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，长子承乾遂有恐惧之心。于是兄弟不和，继以凶争恶吵，埋怨不平，父皇烦恼万分。终于承乾举兵造反。朝廷虽然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，太宗终以太子不肖而引为耻辱。

一天散朝以后，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他到后宫。入内之后，太宗勃然大怒说：“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肖之子！”从墙上摘下宝剑，便欲自刎。长孙无忌赶紧拉住。无忌在凌烟阁中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，忠正贤明，太宗对他一向言听计从。

太宗问无忌：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这时太子承乾已废，皇帝必须作一个重要的决定。若立四子泰为太子，兄弟相争，必伤一人。无忌奏称：“依臣愚见，当立晋王治为太子。”

太宗说：“立那个孩子？你的话也许不错。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。立泰，他将来必杀承乾，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，这事我敢断言。若立治为太子，将来继承大统，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。治为人仁厚忠诚，只是过于软弱，可是……我真不知道怎么好。”

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，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，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。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，优柔寡

断，的确没有治理大唐帝国的才能。太宗后来渐渐又犹豫起来。一天，他对长孙无忌说：“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……我自己真不知道……”

不管怎么样，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，一劳永逸，避免将来的纷争。于是皇帝下诏说，前太子既然已废，并且贬谪在外，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，日后继承大统，如再有人图谋继承皇位或重行论及嗣承一事者，立予严办。

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，已经娶妻，生有四子。他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，但怯懦脆弱，英明不足。因为天赋温情，忠诚恭顺，倒颇得太宗皇帝的欢心。太宗为他选择了一个王姓的淑女做将来的皇后，暂随太宗住在宫中。太子地位不同于众，自己有宫殿、太傅、随侍官员。天子照例从高官显宦中挑选道德文章最优的人为太子授业。在终南山太宗皇帝的宫殿之旁，也有太子的宫室。

太宗皇帝驾崩的前几天，把太尉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召到榻前。这两位是他一向最倚重的大臣。褚遂良对君国一片忠心赤胆，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。他们被皇帝召来，准备将来执行皇帝的遗命，这是殊荣，也是重任。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之后，必须有人辅助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堪寄重任。太宗皇帝付托得人，将来历史自可证明。但是太宗有一事考虑欠周——就是高宗的为人。

此时，褚遂良、长孙无忌、太子和太子之妻，都在含风殿太宗皇帝的卧房里。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说：

“这些年来，卿二人对朕忠心辅佐。现在将二卿召来，受朕遗命。二卿都知道，太子为人仁厚，事朕至孝。我的爱儿爱媳，托于二卿，望善为辅佐，趋吉避凶，谨守寡人遗范，永保宗社！将来国事，尽付二卿之手。”

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既受太宗遗命，即为顾命大臣，对幼主即如伯叔。当然，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高宗的舅父。

太宗又转向儿子及儿媳，命二人单膝跪下，拜遵遗命。又向太子说：

“有遂良、无忌二卿为辅，汝可无忧了。”

于是褚遂良受命将遗命写下。写毕，太宗又向遂良说：“自从起兵以来，无忌始终如孤左右手。孤开国登基，大都得他辅助。将来勿容奸人加害，如违朕命，就是不忠。”

褚遂良听毕，郑重承诺。太宗知道遂良一诺千金，却没料到遂良将来要对付一个妇人。这时，那个妇人正在太宗的屋子里——仅仅是一个侍女。

四

则天武后当时正是太宗皇帝的一个侍女。依照唐朝皇室的规矩，皇帝有一后，四妃，九昭仪，九婕，四美人，五才人，三班低级宫女，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。以上所述统称为后宫佳丽，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泽。武后当时只是一个六级的才人。

她那年已经二十七岁，从十四岁起就在宫廷里。以她那样的能力与雄心，竟没能升到较高的地位，她必定郁郁不欢，自不待言。太宗皇帝并不喜爱英明果断的女人，他喜爱的女人要温柔和顺。太宗最初在武氏父亲家看见她之后（武氏父亲武士护曾随太宗远征），便将她选入宫中，因为这对她父亲也是一种殊荣。武氏干练尽心，头脑清晰，在宫中专管太宗皇帝的衣库，自然非常称职。她长得亭亭玉立，身体健硕，方脸秀颌，眉目清丽，两鬓微宽，自信而善于料事，治事利落有方。太

宗皇帝从武氏的作为上早已看出，如此女人，确属可怕。武氏说过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，足以表现她的个性。

武氏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儿，伺候太宗皇帝。皇帝有一匹骏马，叫狮鬃马，无人能驯服。我向皇帝说，我能！只要给我三件东西：一条铁鞭，一只铁锤，一把利剑。我若不能用铁鞭制服它，就用铁锤；若还不能，我就用剑刺进它的脖子。皇上很夸我的勇气。”

以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竟有这种勇气，可谓难能！这真是武则天精神。这话一定会使皇帝为之一惊。若不真的用铁鞭利剑去使马受伤，只是徒托空言，这自然不算个方法。用铁锤驯马，这真是她的新花样！用这种方法制服的马，瘸不了腿，也得丧命。在我老来这些年，常常思索这件事情。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服的一匹马，她终于把这匹马弄残废了。

武氏这个女人智力非凡，头脑冷静，而野心无限。她对文学艺术虽然并不爱好，但确曾受过普通的教育。皇宫的事情，她很感兴趣，朝廷上例行的公事，她似乎很懂，对周围的情形也很了然。以她那种精明干练的才具，她确有执掌朝政的气势，只是太宗在位，不得其时而已。在太宗看来，她不过是一个才人，而且平方脸，宽前额；太宗宠爱的是肌肤细白、绰约多姿的女人，要娇媚娱人，却不必练达能干。所以武氏只得在拘束限制之下过日子，侷促若辕下之驹。她是那样雄心勃勃，却大才难展，百事拂意，虽身为皇帝近侍，入宫十四年，却仍然屈居才人之位，她确是失败了。不过她头脑冷静异常，抑郁不达之情决不形诸声色。

在众多婢女之中，武氏之聪慧，决非常人可及。她既不得意于老王，便另谋出路，专注意于太子。别的婢女若无所见，她却慧眼独具，利用时机。因为老王千秋万岁之后，太子自然

要登基称帝，嗣承大统。太子遂成了她的目标。而这个目标，又何其容易！她已经把太子估量清楚了。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，玩弄过几个女人；他软弱、任性，多愁善感，不喜活动；一见美色便神魂颠倒，渴求新欢，欲壑难填。在太宗皇帝驾崩前两个月，老皇染病在床，太子在宫中那熟悉的地方，常常看见武氏。武氏年轻，虽不足言体态丰美，亦可称得身体健硕，玉立亭亭，她讲究宫廷的化妆和发式，打扮精致，从不疏忽。太子所爱慕于武氏身上的，正是他自己所没有的——健硕、沉着、机敏，尤其是精神旺盛。

在父王驾前要端庄矜持，不可失礼，但求情之心却越发难制。不过机会总是有的：在走廊之下，前堂之中，花园之内，遥遥的一瞥，会心的一笑，身体有意的一触，偷偷的一吻。这个成熟丰盈的女人，开始向那个肠柔心软、青春年少的太子调情，太子的劫数算是注定了。武氏的言谈，时时一语双关，意在言外。她说她渴望太子殿下特殊的“恩泽”，她当竭诚“善待”。所有宫廷中的词藻象“献身”，“宠爱”，“忠诚”等等，若由一个谈情求爱的少妇口中说出，都会另有意昧，独具色彩。日复一日，太子受了蛊惑，大起胆来，意乱神迷，恋情似火。于是在老王背后，太子与这位不平凡的宫女，在小心戒备之下，恣情拥抱调笑。太子无视礼法，进而想入非非，企图把武氏据为己有，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了。

一天，太宗皇帝问武氏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武氏两眼噙着泪，苦笑说：“妾立誓削发为尼，为陛下念经求福。”当时宫中风俗如此：帝王驾崩，侍妾必到尼庵出家，以示洁身自持，为君守节。

太宗听了很放心。大臣李淳风善观星象，精通天文，他曾向太宗奏称，三十年后，有武姓者起而灭唐。谁不信命运呢？

星象家之言，你纵然不深信，也不容易从头脑中完全把它抹掉。但是，一个尼姑总不至把大唐帝国灭亡的吧！

几天之后，太宗驾崩，灵柩运返长安。为防意外发生，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请太子跪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，是为高宗。接着诏告天下，太宗驾崩，新君嗣统。太宗灵舆返长安时，六府甲士四千列队街上，举国上下，哀痛失声。

在终南山行宫料理丧事当中，武氏开始侍奉新君高宗，依照职责，仍如侍奉老王一样。她仍然位为才人，侍候皇帝梳妆。她曾眼见太子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。太子年少怯懦，执掌国家大政，瞻望将来，实感惶恐难胜；他是太宗的幼子，一向贴近父母，备受宠爱，现在却要君临万民，他竟伏在遂良的肩上哭泣起来。武氏把这些情形都看在眼里了。

在那些守灵的长夜里，先帝的灵柩停放在黑黝黝的大殿内，武氏就在这里伺候新君。殿中高燃巨大的素烛，点着真腊进供的名香，武氏与高宗两人常常独在殿里。大殿中按时念经上供，紧忙一阵，随后就有一段闲静。人们踮足轻步，软语细声。高宗身为孝子，大多时间在殿中守灵。武氏按时进去送茶，见皇帝过于疲倦时，就请皇帝歇息。她低垂着头，穿一身缟素孝服，神色甚为哀伤，半为自己，半为服侍多年的老王。她时蹇运乖，心头无限激愤。以她的才干，将来竟要消磨在高墙深院的尼庵之内，想到这个下场，真是痛不堪言。

在只有两人独留大殿的时候，高宗趁机和武氏说话。武氏已是肝肠寸断。

高宗说：“那么你真要离开我吗？”

武氏说：“我不愿离开你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的前途是命定要分离的。一走之后，我想再也不能迈进宫门一步了。不过我的心不会变，不管是在尼姑庵里还是在别的地方，